齊侯伐萊

謝湜曰七年伐萊萊未服故又伐萊

秋取根牟

謝湜曰杜氏謂根牟東夷國

八月滕子卒

謝湜曰滕昭公用夷禮故稱子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不日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師師

伐陳

胡安國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師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甞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謝湜曰扈之會以陳與楚謀伐陳也諸侯不出故荀林父帥師伐陳諸侯不振可知也不知制楚而區區伐陳晉之失道也晉侯伐陳未返而卒于會卒于會書地重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謝湜曰衛侯衛成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

宋人圍滕

謝湜曰宋人因滕喪圍滕宋人大惡也

胡安國曰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謝湜曰自鄭從楚侵陳晉與列國伐鄭二侵鄭一自

鄭背楚從晉晉楚人楚子侵鄭伐鄭二

胡安國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

不言師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凌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爭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治

謝湜曰靈公君臣宣淫於朝大夫洩治直諫而死治之死國卿孔寧殺之也不書孔寧者寧之殺直臣也靈公弗能禁大臣弗能爭是乃陳國殺之也殺書陳

罪其國也靈公昏淫久矣立於朝者皆邪臣也與邪臣竊位以事汙君未嘗有匡救之力也及惡之宣於朝也然後以一言直諫而死其名節不足稱也故治之死春秋無美詞

胡安國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治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

陳于後明殺諍臣者必有滅亡之禍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

呂祖謙曰洩冶諫陳靈公當從胡氏説或者邦無道危行言遜冶或未盡所謂危行言遜是下位之人非大夫之事冶是大夫大夫與聞國之政事固亦當諫不得已去之亦可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謝湜曰公比年如齊以濟西田故也

程氏學曰按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公子遂殺子惡而立宣公故以濟西田賂齊而齊人取之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請而得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于天子奚可失墜又況負弑君之罪賂以免討乎齊取逆人之賂以長惡乎故其取其歸皆謹而書之然其他歸田未有言我而此特曰我濟西田者獨此故魯田也若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定十年來歸鄆讙龜陰田皆魯侵諸侯

而得之非周公之本封也既本他國之田故不言我
益以寡暴衆以大侵小而得之者如有王者作則在
所予乎在所奪乎聖人所書以正王法耳鄆讙龜陰
田特書曰來歸者夾谷之會孔子相焉質以禮義齊
人自服而來歸故也他只書歸者皆我請而得之也
謝湜曰濟西田魯以賂齊者也齊人取我濟西之賂
矣至此復以濟西歸我者以公比年如齊請而得之
也諸侯土地皆受之天子也擅割擅取其罪一也魯

割天子分田以逃逆宣公之大罪也齊取天子分田以容逆惠公之大罪也故取田書歸田復書謹其地也所以著二國之罪也濟西魯之故地也歸稱我以明我之所有也鄆讙龜陰不稱我者其地非魯本封皆魯侵而得之故也非故地則稱歸故地則稱歸我以王法正邦國之封疆也鄆讙書來歸者以彼自服而來也濟西獨書歸者以我請而得之也

胡安國曰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

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謝湜曰尹氏武氏崔氏皆以氏世其職者也尹以世

而春秋亦不得而書焉然則不告者尤為非禮亦可
知也
謝湜曰公立非正且不順其立齊之力也故十年五
朝于齊魯人病齊可知也
胡安國曰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
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
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
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

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忘其
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
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
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
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謝湜曰宋嘗圍滕矣滕未服故又伐滕

胡安國曰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

胡安國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殁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謝湜曰晉郤缺救鄭不力鄭從楚故四國伐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

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謝湜曰伐邾取須句取訾婁矣今又伐邾取繹然則魯之問罪於邾惟以利其田邑而已王法在所黜者也

胡安國曰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凌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

在諸侯之策矣魯不是圖而有事于邾不亦傎乎故

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謝湜曰齊頃公初立行父聘于齊歸父又聘于齊結

齊好也一歲之間公兩如齊歸父行父三如齊雖曰

以弔聘而出上下煩擾甚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

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

謝湜曰大水漂蕩征役煩數故饑春秋以民為本故書饑以恤民命

楚子伐鄭

謝湜曰四國伐鄭鄭從晉故楚子伐鄭

胡安國曰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師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

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經以傳為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謝湜曰楚莊勢益强盛中國所不能制故陳侯鄭伯出受楚盟二國晉楚所爭二國從楚盟于辰陵則楚國衰弱可知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鄭襄無守死中國之志而大臣無守死中

國之謀乃鄭之所以取禍也
胡安國曰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而入幽谷乎晉人而不能令則楚人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大倫等于弁髦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

胡安國曰周禮蕃服世一見無會同分類也書會戎
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
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隣
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亦求成于狄是
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
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程頤曰人衆詞大惡衆所欲誅也

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
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説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
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
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
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
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
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
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

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程頤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謝湜曰夏徵舒陳之大逆也楚子以罪討而殺之諸侯之師未有義于此者也殺書楚人善其得討賊之義也徵舒之罪人人皆欲殺之故也晉主盟之國也

陳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則義舉在楚而不在晉矣雖然楚之討陳也以陳之富因欲縣陳以叔時之諫然後反之書入罪其因人之亂而利之也入惡辭以其為陳病也公孫寧儀行父道君于淫以起亂陷君于危以取亡其罪在所絶也而楚子復納于陳書納罪其黨邪臣也納惡辭以其脅陳而返之也二子不繫之陳絶于陳也春秋不以惡廢善不以善掩惡楚子始正而終邪殺有罪而納有罪故春秋美其

義于前而懲其惡于後所以明天王之法也

胡安國曰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于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豬徵舒之宫封洩冶之墓尸

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朱熹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如宋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澄樞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止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殺是則霍光之私意也又如胡安國論楚子納孔儀處事

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春秋集義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謝湜曰楚子以義討賊與本國臣子討賊無異故書葬

胡安國曰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

胡安國曰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
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
書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即其國都矣
而經止書圍昌為悉從輕典不書其憑陵中夏之罪
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
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
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于以見
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謝湜曰邲之戰不書伐楚者楚來圍鄭而晉荀林父帥師戰之也戰由晉起故以林父主戰而罪之楚莊暴横久矣修正令合諸侯明大義然後可以懲强楚之縱而建中國之功也林父以力鬬楚以一國之衆當强楚之鋒其進也計慮不明上下不協非獨不足以解鄭而安之也適以益晉之禍而已書晉師敗績罪林父戰楚之失其道也

胡安國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
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
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人能討之楚人
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
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
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師
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
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

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師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舉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朱熹曰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或謂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
不動召先縠而誅之又曰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戰伍
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徇人情也
呂祖謙曰宣成之間正是楚莊霸業强盛之時舉邲
之戰晉楚之强弱可知當是時晉景公但循常襲故
政事少怠楚莊方厲精為治政事修明晉楚之强弱
大綱在此楚之所以强盖得叔孫敖整齊軍政訓教

卒伍細大本末無不具舉兵威所嚮雖中國亦不敢當其鋒楚之盛不特兵之不可敵亦在善能持勝何故既縣陳又復封之既而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又復其社稷夫楚用兵以取兩國而又復封其社稷此見楚有其功而不居其功齊桓晉文以來未之有也當邲之戰晉楚正欲爭衡荀林父欒書之徒一見楚師便欲斂軍避楚則其强弱又易曉要之邲之敗其罪固在先縠然林父亦不能無罪以縠之剛愎不

仁固不可信用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穀者蓋其新進之徒威德未孚于人故如此以楚嬖人伍參之言觀之謂晉之從政者新此言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于敗事者未必不由于新進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于人也此其所以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為政者蓋欲涵養積習使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任用若是養之無素驟然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良以此

也故邲之敗雖是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亦有不是處觀彘子以中軍佐濟及林父不得已而從之此彘子之罪也使趙括更行人失辭是以惡言激楚之怒此彘子之罪不設備而為楚所乘三者雖彘子之罪然荀林父乃元師至于魏錡趙旃以不得官職挾憾而往楚欲敗晉師是人皆知其不可用獨林父不察焉一請往乃許之遂致于敗國事此乃林父之罪先穀先濟而林父亦從之此亦林父之罪及後為楚軍所

乘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遂致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此亦林父之罪原邲之敗皆是晉羣師浮躁不協遂至于敗師自邲敗之後大率規模與前不同故當厚蓄自養不敢有事乎他師還之後不敢加忿兵于楚但使解揚致命而已亦不敢加兵當時之諸侯如伐鄭但示之整而已惟其如此所以有韋之勝夫以滅狄數者之事觀之林父之謀慮亦可謂明矣至於邲之戰何如此之昏亂葢人心最不可昏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程頤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背渝故書人以貶之

程氏學曰同盟之例有三一則主臣在會而書同盟者王臣亦與盟也柯陵雞澤平丘是也以見尹子單子劉子亦同盟也首止葵丘皐鼬之會曰諸侯盟于某則王世子宰周公劉子不同盟也故止書諸侯又如會王人盟于洮于翟泉及蘇子盟于女栗直以魯

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謝湜曰陳以衛爲好而宋師伐之宋以陳爲貳而衛人救之同盟之後二國背戾相違書伐書救罪其失信也

胡安國曰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

謝湜曰楚子既滅蕭于是伐宋以宋師伐陳故也楚之伐宋也晉衛曹畏楚無一出救者背清丘之盟也胡安國曰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効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于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謝湜曰先穀剛愎不仁邲之敗起于先縠故晉以國

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澄源故書法如此

呂祖謙曰晉討衛前後小國貳大國亦多未嘗必欲殺其二謀者至此必欲討衛孔達何與蓋晉經邲一敗之後欲張綱紀晉國不如是震威則不足以服諸侯

晉侯伐鄭

謝湜曰鄭即晉則楚圍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為鄬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

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謝湜曰伐宋圍宋以宋伐陳且不服也

胡安國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

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

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始不謀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若宋是

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

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則義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安國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

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

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集義卷三十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